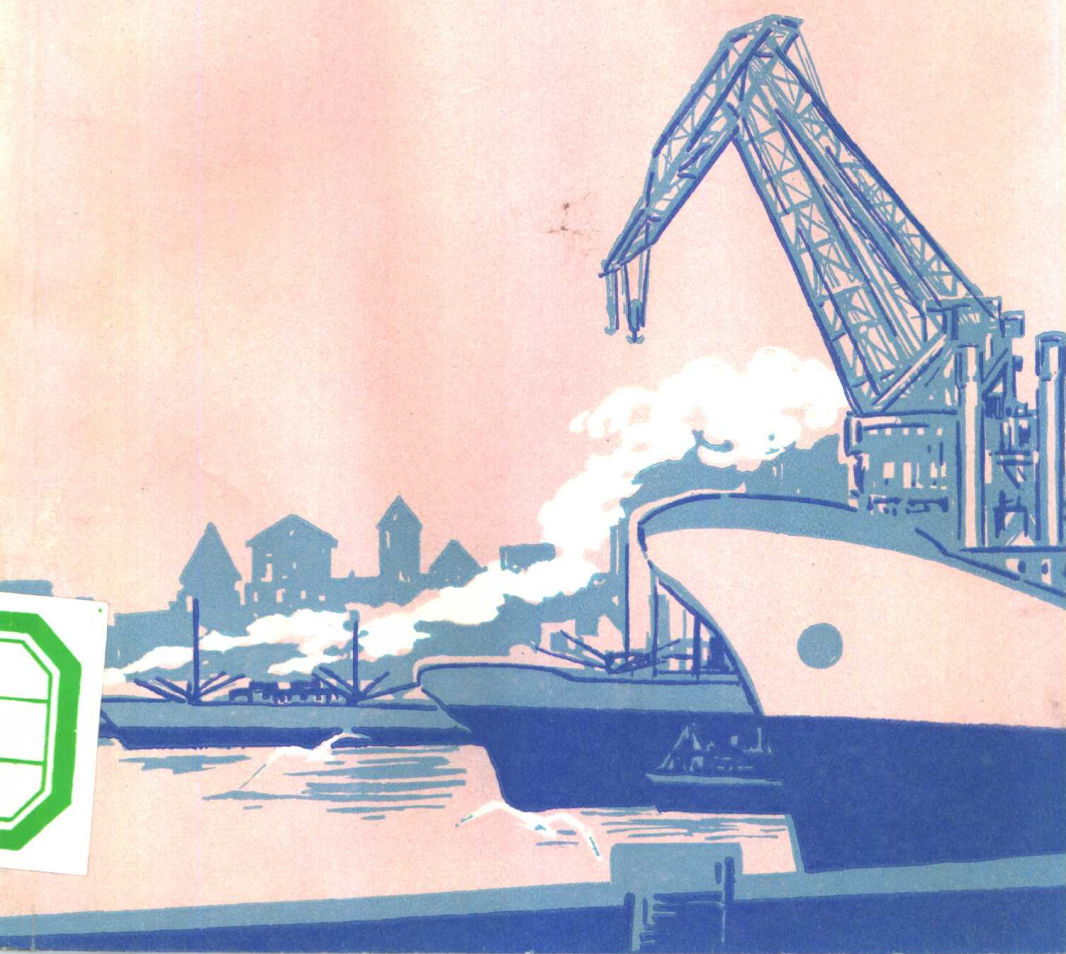


迎春展翅

上海港工人业余写作组



迎春展翅

上海港工人业余写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迎春展翅》是上海港工人业余写作组，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群众性运动中，以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武器，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集子里共十七篇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海港工人火热的斗争生活。塑造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的海港工人的光辉形象。如《退休之后》中人老心红的退休老工人老胡伯伯；《迎春展翅》中在斗争中勇敢成长的青年女开关手方晓；《春风杨柳》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医生黄旭东；《女广播员》中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女广播员林芳等等。作品具有较强烈的革命激情和生活气息，文字流畅，语言朴实，主题较鲜明，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迎 春 展 翅

上海港工人业余写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5 字数 170,000

1972年4月第1版 197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142 定价: 0.46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
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工农兵所
利用的。

600751

目 录

红旗组·····	1
迎春展翅·····	20
青工班的故事·····	37
三访锣鼓队·····	58
绘新图·····	70
两个小旅客·····	80
红灯照航程·····	91
春风杨柳·····	109
更上一层楼·····	124
女广播员·····	141
浦江激浪·····	153
育苗·····	166
退休之后·····	184
创业路·····	202
球场新风·····	215
柱子·····	226
东海哨·····	239

红 旗 组

(一)

红星港区一年一度的年终总结开始了。根据本年度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来看，共产党员张大志领导的红旗组连续第三年保持先进班组的光荣称号，真好比大轮船下锚——稳当当！

谁也没料到，恰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码头上一阵风似地传来了红旗组不能保持先进班组的消息。初一听，人们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无风不起浪：上个月港区召开“大挖运输潜力，支援世界革命”动员大会以来，一向先进的红旗组不但吞吐量老是上不去，有几次装卸客货班轮中，因为速度较慢，还差点误了班轮的开航时间。

消息传来，装卸五组组长王宏根比谁都急。这位经历了码头沧桑巨变的老工人，原来是红旗组的一员。在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大志、王宏根和红旗组的同志们，高举红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红旗组垮了，高兴的是哪号人，王宏根还不是心中雪亮。

虽说如今王宏根已经调到五组当装卸组长，可一颗心还时时贴在红旗组。在去年总结期间，王宏根就几次带着五组

的骨干上红旗组学习取经。而张大志更是经常主动找上门来，帮助王宏根把红旗组的好作风、好传统、好思想传播到五组去。去年，张大志领导的红旗组和王宏根领导的五组双双评上了先进班组；现在，眼看红旗组不能保持先进班组，怎能不使一向为红旗组取得成绩而高兴的王宏根心急火燎呢？

下班后，王宏根为了证实这条消息，特意绕到装卸二队办公室去看了看生产报表。接连十几天，红旗组的生产指标始终停留在一条水平线上，上星期还有所下降。而其他班组，趁着客运高峰大会战的有利时机，吞吐量扶摇直上。这是什么原因呢？王宏根沉思了片刻，又翻了翻各班组配工情况表。在红旗组名下，一连串地排列着“长江七号”、“长江九号”、“长江十四号”等江轮的名字。这下，王宏根明白了。红旗组天天装卸客货班轮，怪不得吞吐量上不去！原来，这些停靠红星码头的长江客货班轮，是航行了几十年的老船，由于保养得很好，还能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但是船老，舱深，结构复杂，大型机械用不上，在里面装卸货物真好比门角里打拳——有力使不出。平时，这类船总由各个班组轮着做。可现在红旗组一古脑儿给包下了，怎能不影响吞吐量呢？想到这里，王宏根暗暗打定了主意：在这总结的当儿，不能再让红旗组装卸客货班轮了，应该为红旗组保持先进班组创造一些有利条件。

但是，在第二天的配工会上，张大志又主动抢下了班轮装卸任务，这真使王宏根感到左右为难了。……

(二)

王宏根的心完全挂在红旗组战斗的“长江十四号”轮上了。趁着待工休息的当儿，王宏根把自己组里的人交给副组

长带领，向停靠“长江十四号”轮的泊位走去。

现在正是春节运输高峰时期，码头上一片繁忙景象。一艘艘海轮、江轮、机帆船、铁驳船，头挨尾、尾靠头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辆辆大卡车、小三卡、电瓶车，穿梭般地行驶在宽阔的码头上；一队队南来北往的旅客有条不紊地穿过码头；一个个英姿勃勃的装卸工人正生龙活虎地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王宏根敏捷地穿过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一队队的人流，大步流星地向“长江十四号”轮走去。

顺着江风，传来了海关大楼清脆的钟声。“长江十四号”轮离开航只有一小时了。司炉已经升起了炉火，粗大的烟囱里冒出一缕缕青烟，袅袅上升。涂着草绿色油漆的高大船体，就象起跑线上的骏马，只待一声令下，就会在骑手的驾驭下奔上万里航程……

王宏根正在东顾西盼，寻找张大志他们的身影，只见调度员小刘急匆匆地赶来，边走边喊：“王师傅，快上头舱去看看，张大志又在‘百米冲刺’了。”

“百米冲刺”！王宏根心中一惊，忙加快了步伐，直奔头舱。

赶到头舱，一派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跃入王宏根的眼帘。虽说是大冷天，红旗组的同志个个汗涔涔的，好几个小青年都脱得只剩下一件汗背心。一条长龙似的皮带输送机，从船舱一直伸向仓库，上面密密麻麻地堆着货物，机器“轰隆隆、轰隆隆”吼着，带着货物飞速地送进船舱。“噍唷唷！噍唷唷！”舱下传来了粗犷嘹亮的劳动号子。沉重的木箱，一到工人手里仿佛轻了许多，一转眼就在船舱里找到了自己应该安身的地方。

按照这个速度看，决不会闹到“百米冲刺”的，王宏根凭经验，一眼就估计出来了。可是为什么红旗组却弄得如此紧张

呢？王宏根猜想，问题可能出在这些青年身上。是不是他们不懂装船“紧前不紧后”的规律，上半班装慢了，才会弄到这般地步呢？想到此，王宏根不由得暗暗埋怨起张大志来。

半年前，红旗组的一些老工人相继退休了，与此同时，港区里增加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张大志一下子向队里要了十多个小青年到红旗组。这些青年开始时体力弱、没经验，他们能不能保持住红旗组的荣誉呢？队里开完“欢送老工人光荣退休”大会后，王宏根就拉着张大志去找队长，想把自己组里几个有经验的“老码头”调给红旗组，加强力量。谁料张大志一听这打算，就竭力反对说：“老王，别小看这些小伙子。今日的幼苗，明天的栋梁，全看俺老一辈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培育他们啊！他们是革命的接班人，革命的红旗他们一定能接过去，举得更高！”一席话，就把王宏根的嗓眼堵得严严实实。王宏根嘴里不说，可心里总担心小青年干不好，会把红旗组的荣誉给丢了。眼下，这不成了问题吗？

想着，想着，王宏根来到舱口，低头一看，不觉一愣，这是什么新奇装法？！王宏根撩起毛巾使劲擦了擦眼睛，俯身看着舱下：只见离舱口输送机最近、最容易装货的地方都空着，却偏偏往又低又深的船头死角装。轻型皮带输送机在舱底发出“隆隆隆”的响声，急促、沉闷。王宏根借着舱下四、五只聚照着死角的工作灯，看到货物一层又一层，堆得整整齐齐，一直顶到甲板。“长江十四号”轮的头舱，王宏根心里是清清楚楚的，舱口小、舱里深，从舱口到舱里呈斜坡状，越往里越窄，越往里越浅。里面的这些死角原本不要求装货，红旗组的同志却把它堆得实足足足。王宏根虽然一时不能理解红旗组为什么要这么装，可是对他们的冲天干劲是十分佩服的。

“看来，造成‘百米冲刺’的原因并不在青年身上，如果他们一开始抓得不紧，是装不满这些死角的。”王宏根否定了自己的看法。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三)

这天，离开船还有十分钟的时候红旗组才装完最后一件货。

“呜——呜——呜——”金光闪闪的铜汽笛里，窜出一股股白汽，水手解开了钢丝绳，“长江十四号”轮徐徐驶离了码头。

看到红旗组“百米冲刺”的情况，王宏根敏锐地感到：张大志那种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正象一股无形的泉流，慢慢地、慢慢地灌注进青年们的心中。单看今天他们那股子闯劲，就使他足以相信，有了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先进班组肯定能保持！

但是为什么红旗组放着舱口不装，要往死角钻？目送着“长江十四号”轮在黄浦江转弯处渐渐消失的影子，王宏根一个人坐在江边沉思起来。他知道，张大志是红星港区有名的“一眼准”——仓库里有多少货，这些货在船舱里占多大位置，用不着画配载图，他一看就准。这一本领在装卸时是十分有用的，人们常常估准了货物要占的舱位，尽量把船舱中的死角、深处空着，就近装货。这样可以大大加快装船速度、减轻劳动强度。看来张大志这“一眼准”出了纰漏，要不然为什么空着舱口围不装，直往死角钻？

“老王，来提提意见吧。”张大志洪亮的声音打断了王宏根的思路。

张大志，四十一、二岁模样，矮墩墩的个子，虎虎实实，两

道浓眉给那张黑黝黝的四方脸平添了几分威武气色。别看他那厚厚的嘴唇老象紧闭的闸门，可一打开，就能讲出许多令人信服的道理，码头上，数他与王宏根最要好。

当年，张大志从山东逃荒到上海，无亲无友无依靠。数九寒天光着脚丫子，一步一蹒跚来到煤炭码头上。十四、五岁的张大志，人刚齐煤锹高，哪儿扛得动几百斤的大煤筐？码头上有句老话叫“宁与搭杠扛一千，不与生手抬五百”。一根杠棒两个人，一天干上十几小时才能勉强糊口，搭上个生手就得挨饿啊。瞧张大志面黄肌瘦的模样，有人说：“老弟，你吃不了这碗饭呀。”张大志木然地瞧着那高高架起的“过山跳”。……这时，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大声说：“小兄弟，来！咱俩搭杠。”说着，递过杠棒来。他，就是王宏根。望着这个二十几岁的高大的青年小伙子，张大志眼里噙着泪花感激地说：“大哥，你——”王宏根大手一挥，止住张大志说：“小兄弟，咱们都是穷苦人，分什么你我？！今天，有我王宏根吃的，就不叫你的碗空着。”这样，张大志就在煤炭码头扛起煤来。王宏根事事照护他，总把杠棒绳往自己一边挪。

一次，他俩抬着煤筐走“过山跳”，风大、跳板窄，肚空、煤筐重。王宏根一脚没踩稳猛地闪了腰，人也直不起来了。与此同时，一大块煤从倾斜的筐子里“啪”地掉进了黄浦江。包工头一见，上来就是一鞭子，逼着王宏根下黄浦捞煤。张大志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一头把包工头撞得仰面朝天。

那次，王宏根在“滚地龙”中整整躺了半个月，张大志勒紧裤带每天宁可饿着，也要拿钱给王宏根买药。……

解放后，王宏根和张大志一起入了党。如今，又各自带领着一组同志，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比、学、赶、帮，你追我赶。

码头上的人常常打趣说他们是一对亲兄弟。

现在，王宏根一听张大志要他提意见，真想把这几天听到的看到的统统向张大志倒出来才痛快。但他觉得眼下还不到火候，得先从装死角这“闷葫芦”上开刀，就接过张大志的话头顺口说道：“是啊，意见是有呢！”

“好啊！老王，把意见都倒出来吧！”张大志直爽地说道。

俗话说王宏根对张大志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要不要保持先进班组的问题。前几天，他找张大志谈过这事，可是，张大志却不以为然。看到张大志在“长江十四号”上别出心裁的装法，更坚定了王宏根的想法。他觉得，张大志全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既然要我提，我就不客气。大志！我问你，今天‘长江十四号’轮的装法是哪个的主意？”

“哪个的主意？这可很难回答。”张大志深情地望着远处围坐成一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小青年含笑地说。

见张大志避而不谈，王宏根觉得这下可是打在“缺口”上了，乘势钉上一句：“我看，你把先进班组的荣誉压根儿都忘了。”

“哦！”

张大志声色不动，王宏根可有点气往上涌，不由加重了语气：“大志呀，大志，你倒去听听外面的风声！”

“风声！”张大志两道浓眉微微一挑：“老王，我们可要作具体分析啊！”

王宏根心中纳闷，一时却也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说。

这天，一对老战友的谈话算是门槛角轧核桃——崩了。

(四)

王宏根毕竟是个有心人。回家后仔细琢磨起攻死角的事来。其实这也并非红旗组首先遇到，王宏根也常常为之伤透脑筋。记得去年年底队里召开的“大挖运输潜力，支援世界革命”的座谈会上，张大志就谈起过这个问题，王宏根觉得这是“吃力不讨好”。想不到现在张大志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攻关！然而，真攻下这死角关，倒是能大大增加运输量啊。他不觉深深佩服张大志那种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王宏根仔细筹划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把自己装死角的几条经验统统搬给了张大志。

然而，配工会上，张大志却出人意料地提出要在今天的“长江十六号”上加载的新问题。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王宏根这下再也沉不住气，霍地站起身来说：“我不同意。”会场上轰动了，大伙的目光刷地一下射向了王宏根。王宏根，站起来比别人高半个头，因平日寡言少语，让大伙这一瞧，真有点慌了神。他勉强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说道：“你们不能接二连三给自己出难题了！”

张大志笑了笑，亲切地拍了拍王宏根的肩头说：“老王，只要革命工作需要，就不怕给自己出难题嘛。”

“不，现在应该为咱红旗组创造有利的条件，要知道这个先进班组对全港区有多大的影响啊！”王宏根恳切地补充说。

“创造有利条件？！”张大志粗大的眉毛锁紧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一对老战友身上。张大志稍顿了顿，深情地说道：“老王，先进班组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产生的，咱红旗组的红旗可是战斗的红旗啊！”

王宏根全身一热，眼前不觉出现了一面火红火红的旗帜。

那是几年前的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在红星港区熊熊燃烧。

张大志、王宏根和一些老工人，带头贴出了要求在这个客货班轮码头停泊外轮的大字报，狠狠批驳了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散布的“唯条件论”等反动论调，揭穿了他们“贪大求洋”的实质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张大志他们经过充分调查——红星港区虽然码头吃水浅，机械条件差一些，堆货场地也小，存在种种不利因素，但是，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冲天干劲和无限智慧，停靠外轮是完全可能的。十多年来，红星码头的工人多么渴望能亲手把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物资在自己港区装上外轮啊！大字报的最后几句话有力地表达了海港工人的豪情壮志：泊外轮，攻难关，支援亚非拉，打击帝修反！

这张革命大字报，得到了全港区工人的支持。响应书、倡议书贴红了墙壁，贴满了整幢办公大楼……红星港区的工人终于用斗争迎来了第一艘外轮的战斗任务。

这天，张大志、王宏根带着组里的同志喜孜孜地赶到将要停靠外轮的一号码头上。张大志满怀革命豪情，在大红的标语纸上写下了十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王宏根挥动大鼓槌，使出全身的劲儿敲起了欢庆胜利的鼓点。

外轮一靠岸，只见张大志珍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来，一面鲜艳的红旗呼啦啦地抖开了。张大志高举着红旗带领全组同志雄赳赳地登上了外轮。霎时，吊车轰鸣，锣鼓喧天，一场紧张的战斗开始了！

红星码头吃水浅，外轮是利用涨潮时靠岸的。在落潮之前，必须在外轮上相应地卸下一部分货，这样才能保证外轮的安全。

战斗紧张地进行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外轮一点点往上浮。不到三小时，张大志他们就卸下了八百多吨货。看来，由于首战告捷，外轮提前卸完是不成问题的了。然而，下班铃响过，当张大志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出船舱时，调度员小刘飞奔而来，边走边喊：“张师傅，调度主任想把下一班的工人全调到江轮上去……”张大志一听，马上警觉到：这不是有意作难，阴谋使劳动力脱节，让外轮延期离港，而破坏我国崇高的国际信誉吗？！

张大志噌地跳上船舷，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的海港工人，今天我们高举起红旗登上了外轮，就绝不能让高高飘扬的红旗蒙上灰尘！现在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他们手中尚存的一部分权力，不派接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咱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与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立刻，船舱里、船舱外传来了阵阵激动人心的口号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时，王宏根已和接班的工人取得联系。他们得知这个情况后，在装卸队长老程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到码头上来了。老程一把拉住张大志的手，坚决地说：“大志，你带一部分人和这些坏家伙算账去，这儿的工作，我们来顶！”

“好啊！”一片激越的欢呼声，夹杂着热烈的掌声。

张大志、王宏根率领几十个工人，打着红旗冲进了调度室。秃头的调度主任慌了手脚，结结巴巴地嚷着，拚命为自己

壮胆：“怎么?!你，你……你们，想造……造反?!”

张大志冲上前去，轻蔑地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的阴谋破产了!”接着，又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说道：“你们企图使外轮延期，让红星港区瘫痪，破坏伟大祖国的声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张大志猛一挥红旗，几十个声音一齐高呼：

“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不卸空外轮，决不收兵!”

.....

强有力的口号声，洋溢着码头工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热爱，充满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无比仇恨，直冲云霄，合着码头上热烈的劳动交响乐，久久回荡。

码头上，越来越多的同志闻讯赶来，参加战斗的行列。不一会儿，张大志打着红旗、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重新登上了外轮……第二天，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提前十多小时卸完的外轮徐徐驶离了码头。

从此，张大志的小组总是高擎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上班下班。人们一看到红旗，就不由想起“一月革命”那沸腾的日子，想起那面火红火红的战旗。

这样，港区上下都一致称张大志小组为“红旗组”。

在这几年的战斗生活中，张大志和王宏根哪一刻不在这面红旗下度过啊。在困难面前，是她鼓舞张大志和王宏根一步步闯过去；在成绩面前，是她使张大志和王宏根不骄不躁。红旗上，倾注了这两位亲密战友多少真挚的感情，谁还能忘记这红旗的故事呢？

然而，张大志近来总觉得老王的思想里少了点什么，对待

先进班组的认识有点与毛主席的教导合不上拍。这两天，从老王的话语中看出了老王一颗为红旗组担忧的心。但也使张大志看出了老王思想上的差距。

“老王！”张大志亲切的声音打断了王宏根的深思。“咱们这面红旗是在斗争中树起来的，只有在斗争中方显本色。我们时刻想到的应该是革命的红旗，战斗的红旗！”

“这——”王宏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门“吱”的一声推开了，队长老程出现在门口。程队长是张大志和王宏根的老上级，装卸队的党支部副书记，整天与工人们一齐战斗，莫说对这两位班长，就是对全队几百人的思想情况，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方才张大志、王宏根的一场争论，他都听到了，只觉得心中热呼呼的。他指了指手中的生产报表，兴奋地说：“昨天，红旗组在‘长江十四号’轮死角装货又比前几天缩短了半个多钟头，显然是向前跨了一大步。”说到这里，他故意试探着问张大志：“今天的‘长江十六号’可是出名的‘老爷船’，要加载货物，你们有把握吗？”

“把握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只要我们敢于实践，不怕失败，更不怕丢掉荣誉，不断摸索，我们总能战胜这种‘老爷船’，并从中找出规律来的。”

“好！区领导已批准在‘长江十六号’上加载！”

程队长余音未消，码头上传来了一阵清脆的汽笛声。

“‘长江十六号’到了！”王宏根脱口说道。

“老程，头舱的任务交给我们组。”张大志抢先一步说，老程微笑地点点头。王宏根也心潮翻腾着，蓦地站起来冲着大伙